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四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禄

謄録監生臣葉世倬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中記卷四十四

明 陳耀文 撰

酒

就人性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說文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懌久而味美也亦言踧也能否皆彊相踧待飲之也又入口咽之皆踧其面也釋名

麥釀黍凡黍為酒陽據陰力能動故以麥釀黍為酒緯

天之美祿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漢食貨志王莽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上

酒始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古史考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世本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魏策

成禮陳公子完奔齊為公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

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左莊二十二

日中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棄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說苑

遺冠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

窮論囹圄出溥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遺冠乎韓子

酒敗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推之士有食饋之賢王孫子新書

出奔進酒晉師伐虢虢公出奔至澤中曰吾飢渴甚其御者進清酒腶脯問御曰汝何故謟諛曰恐君必亡所

以儲也虢公作色怒御者曰臣言誤也君所以亡者天下皆不肖疾公賢也虢公喜據軾而笑飢劬乃枕御者膝而卧御以塊代其膝而去虢公因餓死賈誼書

獻飲而醉鄢陵之戰楚王召子反謀穀陽竪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左成下

夜辱景公飲酒移於晏子之家晏子立于門曰國得無有故乎君公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

聲願與夫子樂乎晏子曰臣不敢與焉公乃移於司馬穰直之家穰直荅如晏子公復移於梁丘據據左執琴右擁竿行歌而至公曰樂哉無彼二子何以持國無此一臣何以樂身晏子

伐德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儛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醉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

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於寡人謀國乎說苑

飲酒而泣叔孫婼聘于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昭二十五

獻酒投川越王勾踐出行有獻酒一壺者王曰吾獨飲之若三軍何乃投于川命三軍飲之皆告醉呂氏春秋物類相感

志

昔良將用兵人有饋一簞醪者必投之于河言將士逓流而飲之其味同之也黃石公記

百觚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來聞以飲食也此言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孔叢子

魯酒薄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莊子楚宣王

朝諸侯魯恭王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亦是感應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許慎注淮南

舉白浮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罪矣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危也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說苑

長夜之飲齊威王置酒後宮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問故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後髡恐懼飲不過一斗

徑醉矣若乃履舄交錯盃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當此之時髡心醉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史記

醉寐亡裘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韓非子

危酒激氣趙王武臣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分

地使者往十餘輩輒殺之有廝養卒請往張耳陳餘遣之及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巵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巵酒與之酒卒乃為言之因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分趙自立耳燕王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新序孔融與曹操書云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巵酒無以激其氣九州春秋

九醞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

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醖一名醇酎西京雜記高

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

至武帝時因八月甞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

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未厚故以薦宗廟景紀

使酒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

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

罷史記

不諛灌夫武帝即位以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與長樂

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摶甫甫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徒夫為燕相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埶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前漢

無愁酒漢武作無愁酒飲之令人無憂王楠雜記

百末漢禮樂志景星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師古曰百末百草華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末雜酒故香且美也

晋灼曰芬香布外若蘭之生也枚乘七發曰蘭英之酒

酌以滌口良注曰酒口漬蘭葉取其香也謝靈運詩蘭巵獻時哲旨酒布蘭生龍城録謂漢武百味旨酒名

洪梁酒武帝思懷李夫人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巵巵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拾遺記

君山仙酒庾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而不死為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欒巴將童

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既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為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岳陽風土記

道士言君山左右皆有美酒數斛得飲之者不死湘州記

酒狂蓋寬饒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等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廼往許伯白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廼酒狂丞相魏侯笑曰今公醒而

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前漢

數石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

明上

客轄投井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輙關門

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上

大雅流連富平侯張放淳于長等成帝愛幸出為微行

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

笑大噱班伯云沈湎于酒微子所有告去也式號式謼

大雅所以流連也注言作詩之人嗟嘆而泣涕流連也

詩書湎亂之戒其言皆在於酒上

千日酒昔有人名劉玄石曾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飲之忘言其節度歸至家大醉不醒數日家人不知以為死也具棺殮葬之後酒家至向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當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問之云玄石亡已三年今服闋矣于是與家人至石掘冢開視玄石始醒起于棺中又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博物志

齊

人田乃之能為千日酒飲過一升醉卧千日有故人趙英飲之喻量而去其家以為死埋之乃之計千日當醒往至其家破棺出之尚有酒氣鬼神至怪錄

葡萄酒漢末政在閹宦扶風孟佗獻西凉州葡萄酒十斛于張讓即拜凉州刺史換凉州見三輔決錄

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史記

俗傳飲之醉彌月不解博物志

王母嘗下帝設蒲萄之酒漢武內傳

蒲萄讓以為酒甘于麴米逆之因以流涎咽嚼魏文

帝詔

苻堅使呂光討西域至龜茲城胡人厚於養士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史記

李白進清平詞貴妃以玻璃七寶杯酌西涼葡萄酒飲白楊妃傳

孟詵云葡萄不問土地但收之釀酒皆得美好續博物志

三雅

靈帝末有司榷酒斗酒直千錢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五升小曰季雅三升又設大鍼于杖端客有酒輙以刺之驗醉醒也魏文典論

飲酒一石盧植飲酒一石不醉後漢書

飲酒一斛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日容儀溫偉後漢

酒令孔融集與曹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

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柬迎其王非引巵酒無以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决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絶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

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

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後漢注

坐客常滿孔融為大中大夫及退閑職賔客日盈其門

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善

邕卒後有虎賁士貌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本傳

千文一斗孝靈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常侍張讓子

奉為太醫令與人飲輒去衣露刑為樂也典論

祖裸進酒洛陽令郭珎家有巨億每暑召客侍婢數十盛粧飾羅縠披之祖裸其中使進酒上

荒思廢業郈原初辭家求學原舊性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才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頴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别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别因見貺餞可以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魏志

劇飲藥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華嶠叔論

中聖人曹公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人清酒為聖人上

徐邈字景山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尉趙達門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慎獨遇醉言耳坐刑後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

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已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魏志鄒陽酒賦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西京雜記

一石不亂王凌表滿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

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魏畧

酒徒時苗德冑性嫉惡為壽春令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立于墻下旦夕射之州縣知無柰之何上

化為酒壺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

之不亦快乎檇以為郎中使蜀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吳書

七升為限孫晧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偪彊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為歡笑吳志

誓神斷酒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毁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䰟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世說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幝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幝中又何惡乎鄧粲晉紀

酌以大甕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猪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世說

杖挂百錢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上

雜穢非類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

問之者阮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上

不為身後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栝酒上

濬仲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可不與酒晉陽秋

酒家覆瓿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

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世記

三日僕射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上

青州督郵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上

上頓王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嘐以大飲為上

頓起自恍也宋明帝文閥志

王忱少慕達好酒在荆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晉安帝紀

胷中壘塊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湏酒澆之世說

形神相親王仲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痛飲讀騷王孝伯云名士不湏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讀離騷使可稱名士也

飲傾家釀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

命酌酒酣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

金貂換酒阮孚為散騎常侍終日酣縱常以金貂換酒為有司所彈三十國春秋 賀知章見李白呼為謫仙人以金龜換酒本傳

方外司馬謝奕為桓溫司馬謂之方外司馬因以酒逼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何由得相見奕遂引溫一兵師於廳事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

亦可所怪晋書

得趣孟嘉為桓温參軍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上

屏爵棄巵祖台州與王荆州書古人以酒為戒願君屏爵棄巵焚罍毀榼殛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

餉酒是水孔嚴祖父變為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之酒者始入門變逆曰餉吾两罌酒其一何故非曰檢視之果是水或問其故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

耳

酒失見約陶侃每飲酒有定限常觀有餘而限已竭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晉書

昏嘗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醟尤甚唯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

葛巾漉酒王弘為江州刺史欲識陶潛不敢致也潛常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

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轝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顔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甞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輙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輙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

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者之宋書

餞送酒家頗延之在尋陽與陶淵明情欵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就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唐陽城為諫議大夫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塩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家無留也

以醉謁頗延之以醉謁何尚之尚之望見便佯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

擄鞍索酒頹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舊知輒擄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宋書

醇旨顧憲之字士思元徽中為建康令清儉强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上

醉多醒判孔顗為江夏内使性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不治産業居常貧罄無有豊約朱嘗關懐為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

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擁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

飲至五斗沈文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酒亦至三斗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無偶相邀袁粲嘗步屧白楊郊野閒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邀了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南史

村父留連衣粲常酌於白楊路忽逢村父便留連笑語人怪而問之答曰吾侶偶遊非知音也上

行炙內妓大明中尚書僕射顔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王琨時為度支尚書要琨同飲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床上回避之然後取畢文如此坐上莫不撫手談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為設樂邀琨琨不往南史

不肯被驅宋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臧為柱下

史糾不醉者沈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南齊書

明月對飲謝譓不妄交接有時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口宜飲酒謝朏為吳興之弟瀹於征虜渚送别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瑱沈昭畧交飲各至數斗朏既至郡致瀹數斗酒遺曰力飲此物勿豫人事齊書

三騶對飲謝幾卿性通脫為尚書左丞嘗預樂遊花宴

不得醉而還詣道邊酒爐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之如堵幾卿自若曾於省閣裸飲小遺下霑為南司所彈

酒訓高允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酒之為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自能競在官者怠於政也為下者慢于令也聰達之士荒于聽也柔順之倫興于諍也以而不悛致于病也豈止于病乃損于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 魏書

西阿劉藻為東平別將辭孝文于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輙當驪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髙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酒東數石賜卿上梁武帝東行記有覆船山酒甇山髙驪山云昔髙驪有女東海神乘船致酒禮聘之女不肯行海神撥船覆酒流入曲阿故傳曲阿有美酒曲阿在丹徒縣圖經輿地志云曲阿出名酒皆云後湖水所釀故醇烈也今按湖水上承丹徒髙驪覆船山馬林溪

水 水白味 梁宇記

千里酒任昉謂劉杳曰酒香千里當是虛言杳曰桂林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摖里又在昉坐有人餽昉楉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楉音振木名其汁可以為酒 梁書

罰酒不變梁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

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顔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上

回授行觴陰鏗嘗與賔友飲宴見行觴者因廻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上

崑崙觴魏賈琳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别水

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絶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酉陽雜俎

鶴觴洛陽城西張方橋即漢之夕陽亭也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由之人多醖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甖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甚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于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

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賊盜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復命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伽藍記）東坡詩獨看紅蕖傾白墮故張文潛戲之東坡以惟有杜康為應

桑落汝南王悅兄清河王懌為元义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义大喜以悅為侍中大尉（魏書）

蒲坂西舜所都有姓劉名墮採挹河流醖成芳酎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水經注）河中桑落

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名後史補　坐開桑落酒杜詩　一云盧山有桑落洲桑落多美酒庾信從蒲州刺史乞酒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世說　索郎酒桑落時美因以為名續古今注　釀桑落酒亦以九月索郎桑落反語也齊民要術

送酒給祭胡叟字論許少聰敏披讀羣籍再閱于目皆誦于口仕魏家于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

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携榼執壺至郭外空静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于叟或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于叟何其恒也潛曰我給恒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魏書

私醖爭認樂部郎祖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醖之為有司所糾王

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為也張氏曰姑老私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祖義而赦之（上孝義傳）

習字令王肅與孝文帝殿會帝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二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伽藍記）

不作僕射李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懐唯以聲酒自娱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関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毎挾彈携壺遊遨里閈毎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

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北史

不為酒令湘東王時為京尹與朝士宴集屬王規為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為知言梁書

酒上加帽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瓻瓻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

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北史
竊酒乞婢齊郡王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
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
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北史
三日病酒齊皇甫亮性質朴純厚終無斥言矯飾屬有
勑下司各列勤墮亮三日不上省文宣王親詰其故亮
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王以其實優容之北齊
太平酒楊羲夢遊蓬萊山會蓬萊仙公洛廣休既下山

半見許主簿相遇於夾石之間公語主簿曰吾為汝置酒四升在山上可往飲之此太平家酒治人腸也謗曰欲得長生飲太平真誥

洪醉梁元帝徐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南史

酒猶兵陳宣嗜酒與兄子秀書曰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

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部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醉與吾同日而醉乎速營糟丘吾將老焉身没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上

縹醪酒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大悦賜浩縹醪酒十斛水晶戎塩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塩酒故與卿同

其味也元魏書

金巨羅齋著作郎祖珽有文字多技藝而踈率無行嘗因宴失金巨羅於珽髻上得之

受酒酤賣鄭羲為西兖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後魏

斗酒學士王績字無功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

問侍詔何樂耶荅曰良醞三升差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絶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追述焦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其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

以酒邀者無貴賤輙往著五斗先生傳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荅曰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 本傳

缸面唐太宗使蕭翼求蘭亭真跡于越僧辨才才一見欵客留宿設缸面酒江東缸面猶河北曰甕頭蓋初熟酒也 書法要録

蒲萄八色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桃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

兼醍醐既頒賜羣臣京師始知其味唐書

玉薤魏左相證能治酒有名曰醽淥翠濤常以大金甖内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醽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龍城錄

市酒李密入關為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出所有金

元使者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讙譁守者懈容寺遂夜亡去白帖

白雞盞柳亭飲未醉造白雞盞取其迅速僉載

鶴樽唐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則危側上

唱廻波樂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嘗與宰臣貴戚内宴酒酣迭唱廻波樂甚喧雜失禮次日景伯歌曰廻波尒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合三爵君臣

雜混非宜席為之散時人稱之唐書

麴生葉法善居玄真觀甞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一美措傲猊直入稱麴生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末席伉聲譁論良久暫起法善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豈非魅魅為惑乎俟其復至密以小釰擊之遂手墜于階下化為瓶榼一座驚攝遽視乃瓶醲醖也咸笑飲之其味甚佳白麴生風味不可忘也開元記

常持滿汝陽王飲葉靜能靜能曰有一生能飲當令來

謁翊日有通謁者曰進士常持滿見之侏儒也談胚腪之道飲以酒五斗醉倒乃是一甕耳河東記周穆王時有杯名常滿十洲記

因酒損人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知頓使給事中常侗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者數四上不為之舉侗懼乃注以他器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為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

皆知之非給鄉也從者聞之無不感悅上孜孜儆戒也

如是柳氏舊聞

夜宴晝決李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

晝決公務廷無留事唐書

金牌斷酒安祿山受帝睠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

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公王

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准勅斷酒天寶遺事

顛飲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數

輦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躶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 上

醉聖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醉聖 上

歇馬杯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是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

路人號為飲馬杯上

自暖盃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上

賜酴醾酒李絳字深之曰今法令不及者五十餘州內戎內淆加此水旱無年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賜酴醾酒白帖

劇飲歡酒孟浩然字浩然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曰業已飲遑恤佗卒不赴上

鵁腦酒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寘鵁腦酒令人夕醉健忘酉陽

生春酒德宗即位五月甲申剷南貢生春酒本紀

釀宜春酒李泌字長源泌請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帝悅乃著令

麻姑送酒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洒掃今夜洪崖先生來有人遺美酒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畧無怍色國史補

荷盃李宗閔暑月臨池以荷為盃

銀海裴鈞大宴有裴弘泰後至均不悅弘泰曰請在坐銀器盡滿飲之隨飲以賜可乎均許之遂竭坐上小爵至觥舡飲皆竭隨即寘器于懷有銀海受一斗以上弘

春一飲而盡踏其海卷抱之索馬徑去均使人問之方箕踞而坐稱所得銀器凡二百餘兩乾饌子

婪尾盃申屠澄與路旁茅舍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翁自外携酒壺至曰此君冒寒且進一杯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當婪尾河東記

蘇鶚云今人以酒巡匝為婪尾又云婪貪也謂處於坐末得酒既貪婪之故云宋景文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盃白樂天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但改婪為藍

耳或云藍頴水其深三丈時人取之以為酒又藍當作啉侯白酒律云酒巡匝未坐者連飲二盃為藍尾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啉為貪婪之意石林燕語

陶然自娱元德秀罷魯山令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扄鑰無僕妾歲飢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娱人以酒餚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飲唐書

老獻降階笛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充河北採訪使入計謁歸壺關太守迎槁吏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

白醑侍老有獻降階拜而飲時美其恭

魚兒酒裴晉公盛冬用龍腦凝結刻小魚兒每沸酒一盞投一魚在内隨即消釋名魚兒酒

龍膏酒順宗時處士伊初玄召入宫飲龍膏酒黑如純膝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杜陽編

澄明酒武宗會昌元年夫餘國貢火玉才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如紫膏飲之令人骨香

無憂酒武宗起望仙臺薦無憂酒

冰寒郢氷李德裕述夢詩云荷淨蓬池膾氷寒郢氷膠
凡學士初上賜食皆悉是蓬池魚膾夏至頒氷及酒以
酒味濃和氷而飲禁中有郢酒坊一品集
時酒以王林蘊仕不稱意縱酒自適多忤時政刑部尚
書白居易贈詩戒之曰世上如今重檢身吾儕恃酒似
狂人西曹舊日多持論慎莫吐他丞相裀閩中高士傳
狂酒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
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

不令散宴乾䐉子

如綠玉揺有一客僧長慶中屆一寺呼浄人酤酒寺僧見之怒其粗暴奪瓶擊其瓶百碎其酒凝滯着樹如綠玉㨾之不散知僧云某常持般若經須預飲此物一盃即諷詠瀏亮乃將瓶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奄然流啜斯須器竭酣暢矣釋氏會要

鵠䴸進士顧非熊令狐相國楚聞其辨捷乃改一字令云水裹取一鼉岸上取一駞將者駞來馱者鼉是為鼉

䭾鼉非熊曰屋頭取一鴿水裹取一蛤將者鴿來合者蛤是謂鴿合鴿公大奇之紀異錄

象物令姚崇之孫巖傑與盧肇會于江亭時𡺸希逸在席肇改令曰欲目前取象一𦗟即發令曰遠望漁告不闊尺入姚遽飲酒一器凭欄吐噦須臾即席還肇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摭言

酒星宋人衛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畧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人多記之上

醉時蓋崔橹酒後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詶謝之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麯糵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上

朧朦鄭光在河中日遇國忌行香便與判官及衆客寺宴飲微令時薛保遜爲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一果子多朧朦他人皆盡思不得薛乃還令曰脚杏滿坐皆大笑玉泉子

地黄酒柳玭相國餗門人賈有奴頗横馮球愛賈召奴

責之奴泣謝未幾馮謁賈未出有二青衣齎謁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説盡舉之

忠孝飲爵大中年丞郎宴席蔣伸在坐忽斟一杯言曰席上有孝于家忠于國及名重于時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蔣曰此宜其然盧氏雜説

酹酒恭跪孫會宗僕射即渥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為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

衣襟前皆是酒涴咄咄而出不相識頃即席說于主人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止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令人三酹非也北夢瑣言

蹴踘損額王源中文帝時為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踘于大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命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令并

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畧無醉容摭言

凝露漿桂花醞同昌公主上每賜御饌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

酒吃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酧酢如注當時目為酒吃唐史拾遺

天性不飲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酌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

半也北夢瑣言

醉無戶稅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上

每飲盃莊朱温初兼四鎮蜀先生遣潘峴持聘峴飲一斗每讌飲禮容盃莊温飲酣謂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呼峴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峴並飲之峴愈温克温謂其歸館多應傾瀉困卧遣人偵之峴簪笏韡冠子秤所得酒器令下人收之上

爜酒五代漢帝思在上黨五年惟務聚飲未嘗與賓佐燕會有從事請見思怒曰必是來爜酒也命典客飲而遣之遠世記

酒有别腸閩主廷曦與翰林學士周惟岳嘗會飲極酣因顧左右曰維岳身嫗甚小而能飲如詐酒左右對曰酒有别腸非可以肌體而論之廷曦欣然曰果有别腸即使撦維岳下殿將取别腸而視之左右善對曰令侍奉飲樂惟維岳最有殊量取其别腸是無可陪奉者延

曦然之遂獲免 五國故事

冬瓜片閩王延羲審知之子也即位后為長夜之飲閩銀葉為酒杯以賜飲羣下銀葉即柔弱因目之為冬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復置他所惟飲盡乃可置之自宗室臣宰而下多以拒命嘗一夕延羲乃為牛飲醉甚命宰相李準棄市而準方大醉卧於市中惟呼其婢春鶯而已刑者不敢殺置之他所明日視朝使召準左右以夜來之命對之延羲都不能知乃急召復其

位上

治聾兵部李濤小字社翁時李公昉為翰林學士月給內醞兵部嘗因春社寄昉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為寄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廳社酒號治聾酒賈氏談錄

乖慵痛飲常楚錫為翰林剛正不附貴近或曰公剛直私門何以為樂常曰乖慵痛飲而已南唐近事

罵坐楊隆演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徐知訓

為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為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
隆演隆演愧恥第泣而知訓愈辱之五代吳世家

醉粧後蜀王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酒酣免冠其髻髽
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人皆效之

奉使不諱字陶穀使越越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
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聖明王天子要錢塘宣和間
林攄奉使契丹國其中新為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
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

明堂伴使曰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即無口耳王林詞窘罵之幾辱命雲麓漫抄

酒惡金陵語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蓝嗅用鄉人語也侯鯖錄

賜酒辭醉冦準在中書多召两制就第飲宴必閉閣苛留之畏謹者甚懼李宗諤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其後為修宮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

扉下出 金坡遺事

唐酒價真宗皇帝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懽笑無間忽問鄽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斗三百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斗三百上大喜曰甫詩可為一時之史 玉壺清話

字傍令宋時有以進士為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

人出令曰以字偏傍為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細絹綱至其黨人曰鬼魁魈魑魅貢父詩話

體物令楊大年于丁謂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州必見丁云有餅如月因食則缺續青瑣高議

卦名令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寛婢羙汙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葢指荆

公父子也嘯玉集

蓮花杯有王永年娶宗女監金耀書庫嘗置酒延賓卞楊繪於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盃後永年盜庫書下獄引卞繪受饋俱落職東軒筆記

唐人有蓮子杯白公詩中稱之竇子野酒譜

玉柱椀丁石韞監花壓榷場一日數胡兒用綿裹一物至玉柱椀也表裏瑩徹無纖瑕製琢亦甚工胡兒云此未足為珍試注以酒頃刻即温已而果然椀底刻安美

二字結之云得於長安古壙中清波別志

破壺盃劉卿任待制言宣和時王黼宴從官于私第各出一寶器勸酒侍兒捧一物至卿任前宛若疊縠俄而瀉酒錚然有聲隨酒漲起酒滿如常盃飲盡復如故名破壺盃云南方軟琉璃也南豐閒居錄

金液流暉王母會帝于嵩山飲帝以護神養氣金液流暉之酒又有延洪壽光之酒黄帝內傳

酒德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潰付于酒德矣往岐必此

之（晏子海録）

琓液穆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琓琰之膏以為酒（拾遺記）

瑶琨碧酒瑶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淡水隨飲而醒帝坐神明臺設甜水之氷以備洪濯酌瑶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仙衆與食之（洞冥記）

玄碧安期先生與神女會于圜丘酣玄碧之香酒（列仙傳）

憂心如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劉寛常令講經寛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雅寛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寛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為謗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産寛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産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後漢

歡伯焦氏易林坎之兑曰酒為歡伯除憂來樂賓子野酒譜曰蓋其可愛無貴賤賢不肖夷夏共耳而樂之

敗沔楊之拒妻者劉懿公女也字恭璞貞勲達禮有四男二女拒早亡教導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琮常出飲酒自輿而歸母不見十日因諸弟謝過乃數責之曰夫飲食有節不至流湎者禮也汝乃況荒慢而無禮自為敗首何以師先諸弟

並部書禍傳

酒泉太守晉有羌人桃馥字世芳充厩園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糵八藪之木不足以為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嘗言渴於

酒羣輩呼為渴羌武帝授以朝歌令馥顧且為馬圉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固辭還酒泉大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馥乘醉拜受焉拾遺記

九醞張華既貴有少時知識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酒為酣暢其夜醉眠華常飲此酒醉眠後輒勑左右轉側至覺是夕忘勑之左右依常時為張公轉側其友人無人為之至明友人猶不起華咄云此必死矣使視之酒

果穿腸流床下滂沱世說

消腸張華為醇酒煑三薇以漬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穫麥而食之蘖用水漬三夕而麥生萌芽以平旦時鷄初鳴而用之俗人呼為鷄鳴麥以釀酒清美鬯从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使人肝腸爛當時謂之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為長宵之樂拾遺記

飲人狂藥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

崇欲表免之裴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裴楷傳

客飲腐脅周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晉書

禁京酤酒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食貨志

王饋酒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三尺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籩取一尊一尊復生焉與天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生死神異經

瓊粘酒謝玄卿遇神仙設瓊粘酒續仙傳

仙漿拘樓國有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十日醉物類相感志

瑞露酒田瑑鄧韶携鶴晚道遇書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釀于百花之中不知與足下乾和五酘孰愈耳與飲其

味甘香無比嵩岳嫁女記

瓊蘇南嶽夫人設王子喬瓊蘇緑酒

九霞觴許碏遍遊名山常作詩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列仙傳

酃渌酒衡陽縣東二十里有酃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緑色土人取以釀酒其味醇美晉武平吳始荐酃酒於太廟郭仲堅湘中記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廻二里取湖水為酒酒極甘美杜佑曰衡州衡陽縣漢酃地孟康云酃

音零又云渌水出豫章郡康樂縣其間烏程縣有井官取水為酒與湘東酃湖年常獻之世稱酃渌酒荆州記飛輕軒而酌渌酃吳都賦桂陽郴縣有緑水注于東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宮醖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也水經

箬下酒秦時有程林烏金二家善釀美酒縣因以名吳興箬溪溪多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土人取下箬水釀酒酒極醇美有上箬下箬惟下箬釀酒醇美吳興摘録顧野王輿地志長興若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

上箬北岸曰下箬二箬皆村名村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盛于雲陽俗稱若下酒帝昭吳録云烏程若下酒有名出謙之吳興記云上若下若村併出美酒張協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則此酒也寰宇記

郫筒酒成都府西五十里因水標名曰郫縣蜀王杜宇所都以竹筒盛美酒號曰郫筒成都記　郫人刳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包以藕絲蔽以蕉葉信宿馨庭于林外煞後斷之以獻俗號郫筒酒風俗録　相傳山濤治郫用筠管

釀酴醾作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李義山詩錦石有棊子郫筒當酒壺（郫蜀縣也）

巴鄉酒魚復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村側有溪中有魚其頭似羊豊肉少骨美於餘魚（水經注）

宜城宜城醪蒼梧清酒名也（釋名）

安成宜春縣出美酒謂之宜春醇酎隨歲舉上貢刺史親付計吏（晉鄭安道記王烈之安成記）

（記同）梁劉杳要雅宜成酒酎見 周禮疏張華輕薄篇云蒼

語竹葉清宜城九醖酒陸韓卿詩渤海方淫滯宜城誰勸酬昭明將進酒云宜城溢渠椀中山浮羽巵

酒杯藤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花堅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暎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荳蔻香美銷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酲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 崔豹古今注

沇釀川沇釀者漢鄭弘為靈文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

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絶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為沈釀川上

酒樹南海有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甘美南史

西南夷有樹頭酒其樹類椶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李土人以麯納罐中以索懸罐於實下倒其實取汁流于罐以為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麯惟取其汁熬為白糖其葉即貝葉寫緬書用之今緬甸軍

民宣慰司也雲南志

梨花春杭州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白樂天杭州春望詩曰紅袖織綾誇柿葉青旗沽酒趁梨花長慶集杭州物産食貨有梨花乾酒之上者杭州圖經

象洞象洞在潮海三日今屬武平縣昔未開拓時羣象止於其中乃謂之象洞其地膏腴稼穡滋茂有美醞邑人重之曰象洞酒圖經

石汁朱崖郡海中之洲也洲方千里自徐文涇度便風

揚風帆一日一夕即至以土為釜器用瓠瓢無水人飲石汁又有椒似安石榴花着甕中經旬即成酒其味香美甚醉人十道志

女酒南方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候陂水竭寘壺其中密固其上候女將嫁決水取之供賓客謂之女酒味絶美居常不可致也房千里投荒錄

般若湯北僧謂酒為般若湯蓋廋詞以避法禁酒録

酒名酒則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

之石凍春郢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桃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醖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蟇陵之郎官清河漢又有三勒漿類酒法書波斯二勒謂庵摩勒毗棃勒訶棃勒　國史補

異酒山海經橊汁甘為酒齊民要術沈約集皮日休集皆有橊酒烏九有東墻酒交州有椰子酒南蠻有檳榔酒貢臘有朋芽四酒辰溪有鉤藤酒赤土國有甘蔗酒韃靼有馬潼酒訶陵國以椰花椰子為酒扶南有椰漿

又有蕨及土瓜根酒房千里投荒録云南方有女數歲積水釀酒俟彼水竭置壺其中密固其上俟女將嫁决水取之供客謂之大酒味絶美常居不可致也古有崑崙酒事見陸魯望詩蜀后王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五貯水以供其宴見雜俎

阿薩部多獵虫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波稅斯拂菻等國米及草子釀于肉汁之中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同上

天竺國謂酒為酥烈椰子本出伽盧

國其地熱衢植椰子木為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孫公

談圃

三佛齊有柳花酒椰子酒檳榔酒皆非麴糵所醖飲之亦醉人扶南石榴酒辰溪鈎藤酒赤土國甘蔗酒孫公

談圃

拋青春韓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李太白詩堂中三千朱履客甕中百斛金陵春杜子美詩山蓋竹葉春閩道雲安麴米春吳志烏程酒有名竹葉春裴鉶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

三臺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劉賓客嘉話 今之催酒三臺或云鄴中有三臺石崇遊一之地樂工以促飲又云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諳音律製此曲希其厚遇資暇集

玉清碧摇杜陵帝弇游蜀春末南山鄭氏亭有仙女曰我玉清之女此玉清宮也命酒樂宴亭中曰吾有三寶將以贈君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瑩洞澈顧謂弇曰碧瑶盃也宣室志

瀏鵝巵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竒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瀏鵝酒巵翡翠盤北夢

醉龍蔡邕飲酒乃至一石嘗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故在此醉卧扶而歸也語林

紅友元豐中東坡自黄移汝至荆溪寓濶湖别業一夕與單君錫步月于黄土有餉紅灰酒者曰此紅友也坡曰彼知有紅友不知有黄封真快恬也因就號為東坡

酒 圖經 劉跋字斯立命酒為王友仍為作傳 百家詩序

卷白波 資暇集云黄巾餘黨起西河白波谷漢既擒白波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做之以快人情也 青箱雜記曰杯名文選飛觴舉白蓋卷白上之酒波耳 薛瑩後漢書曰黄中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

味江 蜀有味江舊經蜀王征西番有野人以壺酒獻王王使投之江中三軍飲之皆醉因名

酒山 南昌國有酒山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經

月不醒

酒井衛青破月支月支有井色如酒因名酒井羊頭山記

謹酒萍氏掌幾酒謹酒神農書萍能勝酒取不沉溺也示兒編

始終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麧甜醹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酒經

狂花病葉或有勇於牛飲者以巨觥沃之既撼狂花復凋病葉飲流謂睚者為狂花目睡者為病葉醉鄉日月

酉不會客杜康善造酒以酉日死故酉日不飲酒會客典論

沉湎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韓詩外傳

異名酴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曰醝曰醙白酒也曰釀曰醞造酒也買之曰沽當肆曰壚釀之再亦曰醙漉酒曰釃酒之清曰醥厚曰醹相飲曰配相强曰浮飲盡曰釂使酒曰

醨甚亂曰醬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酲主人進酒于客曰酧客酌主人曰酢獨酌而醉曰醮出錢共飲曰醵賜民共飲曰酺不醉而奴曰䣼坤集韻酒滓謂之酪母醪汁滓酒也

竹根巴州以竹根為酒注子為時珍貴也段氏蜀記庾信謝趙王賜酒詩如聞傳上命定是賜中尊野爐燒樹葉山盃捧竹根杜詩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酒譜云蓋以竹根為飲盃也江淹集

杯賢杓聖壺隱仙人嘗吟詩曰杯賢與杓聖與我萬户封樹萱錄

軟脚樽玄宗幸諸楊第出有賜曰餞路及還有勞曰軟脚樽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三百千大唐遺記玄宗幸楊國忠第出有飲餞還有軟脚樽開天傳信記

白擲劇飲元行恭少頗驕恣父文遥令與盧思道交遊文遥嘗謂思道曰小兒此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

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荅云六郎情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北齊

嵬峩我北齊盧思道嘗曰長安酒賤斗價三百能可嵬峩我不可令嵬峩尓也楊松玠談藪

酒秃茶風無柰筆酒秃不勝簪張祐

酒經陶人之為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以瓦壺之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云以酒器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

不達其義問五經至東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餅為五經焉侯鯖錄

酒膽豩豩字呼關切頑也當在山字韻劉夢得有盃前膽不豩趙緦有呑舡酒膽豩之句禮部韻不收唐韻亦無漢皋詩話

抱甕羊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速得味好語林

審宜攻景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得意宜唱宜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

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盂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恊合也侯鯖錄

麯晒凡造麯晒一月露一月釀酒清甚瑣碎錄

茶

南方嘉禾茶者南方之嘉禾也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蔕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茶經早采者為茶晚取者

為名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茶爾雅

茶品風俗貴茶其品嘂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昌明硤州有碧澗明月芳蘂茱萸簝福州有芳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婺州有來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黄芽蘄州有蘄門團黄浮梁商賈不在焉國史補建州有龍團鳳奓上清明日

湖州進紫笋茶（荆楚歲時記）

臯盧臯盧古平作飲止渴除疫不睡利水道明目生南海諸山中南人極重之（本草拾遺）酉平縣出臯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澁南人以為飲（廣州記）

日鑄會稽有日鑄嶺其地産茶歐陽脩云兩浙産茶日鑄第一（方輿勝覽）

茶産建州之北苑先春龍焙東川之獸目綿州之松嶺福州之柏巖雅州之露芽南康之雲母婺州之舉巖碧

貌宣城之陽坡横紋饒池之仙芝福合禄合運合慶合蜀州之雀舌鳥觜麥顆片甲蟬翼潭州之獨行靈草彭州之仙厓石花臨江之玉津袁州之金片龍安之騎火涪州之賔化建安之青鳳髓岳州之黄翎毛建安之石巖白岳陽之令膏冷出茶譜通考茶論腱乗

湖州紫笋袁州界橋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笋烹之有陸脚垂下故公淑賦云雲垂緑脚

蒙山露芽蜀雅州境上頂有蒙山𣪊芽皆云火前者言

採造於禁火之前也火後者次之又有枳殻芽筍把芽
桃杷芽者皆治風疾又有皂筴芽槐柳芽皆上春摘其
芽和茶作之
長洲沙泉湖州長洲縣啄木嶺金沙泉每歲造茶之所
也湖長二郡接界於此厥土有境會亭每茶時二牧畢
至斯泉也處沙之中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儀注拜
勑祭泉須之發源其夕清溢供御者畢水即微減供堂
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水即涸矣太守或還斾稽期

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鷙獸毒蛇木魅暘晱之類焉商旅即以顧渚水造之無沾金沙者今之紫笋即顧渚者亦甚佳矣

渠江鐵色潭郡之間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獸鄉人每年採擷不過十五六斤其色如鐵而芳香異常烹之無脚

晋原嫩芽蜀州晋原洞口横原味江青城其横芽雀舌鳥觜麥顆葢取其嫩芽所造以牙似之也又有片甲片

甲者早春黃茶牙茶相把如片甲也蟬翼者其葉軟弱如蟬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

含膏白鶴岳陽灉湖舊出茶謂之灉湖茶李肇所謂灉湖之含膏也今惟白鶴僧園有千餘本一歲不過一二十兩土人謂之白鶴茶味極甘香岳陽風土記

勝金徽黟茶有勝金嫩桑仙芝來泉先春運合瓊英之品又有不及號者曰片茶

竹茶茶經云容州黃家洞有竹茶葉如嫩竹土人作飲

甚甘美

杭州茶　杭州寶雲山産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峯者名白雲茶

金地茶　西域僧金地藏所植今傳梗空筒者是大抵烟霞雲霧之中氣常温潤與地上者不同味自異也 九華山志

茶之別　茶之別者有枳殻芽枸杞芽枇杷芽皆治風疾又有皂莢芽槐芽柳芽乃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故今南人輸官茶往往雜以衆葉惟茅蘆竹箬之類不可入

自餘山中草木芽葉皆可和合椿柹尤奇真茶性極冷

惟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疾本草

茶山茶溪臨城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溪括地圖

大茗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天台記

真香茗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巴東别有真香茗煎

飲令人不眠桐君錄

花如梔子茶花狀如梔子其色稍白上

明月峽明月峽在顧渚側二山相對石壁峭立大澗中

流亂石飛走茶生其間尤為絶品張文規所謂明月峽

月茶始生是也又峽中有夜橋昔顔魯公於此步月因

名宋長興令許導重建改名許公橋

湖州茶湖州茶生長城縣顧渚山中與峽州光州同生

白茅懸脚嶺與襄州荆南義陽郡同生鳳亭山伏翼澗

飛雲曲水二寺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

縣山谷與金州梁州同

界橋茶袁州界橋茶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笋

烹之有綠脚垂下

茗菜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晏子春秋）

蒙塵上茶惠帝蒙塵還洛陽黄門以瓦盂盛上茶至尊（晉四王起事）

賣茶虧體江統字應遷愍懷太子洗馬常上疏諫云今西園賣醯麪藍子菜茶之屬虧敗國體（宋江氏家傳）

問仰真茶劉琨與兄子南兖州刺史演書云前得安州

乾薑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潰悶常仰真茶汝可置之（茶經）

茶茗任瞻字育長少時有令名自過江失志既下飲問人云此為荼為茗覺人有怪色乃自分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世說）

提茗鬻市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茗往市一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異之州法曹縶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

茗器從獄牖中飛出廣陵老傳

祠塚遺錢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每飲輙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塚何知徒以勞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夢一人云吾止此塚三百餘年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雖潛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于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母告二子慙之從是禱祠愈切異苑

大茗餘姚人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

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乞相遺也因立奠祀後常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神異記）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陶洪景雜録）

見鬼覓茶夏侯愷因疾死宗人字苟奴察見鬼神見愷來收馬拜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搜神記）

讌飲茶果桓温為揚州牧性儉每讌飲唯下七奠柈茶

果而已晉書

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必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穢吾素業上

秦精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見一人長一丈通體毛精見之太怖自謂必死毛人牽其臂將至山入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留採須臾復

來乃探懷中橘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續搜神記

斛二瘕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複茗必一斛二斗乃飽纔減升合便以為不足非復一日家貧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複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以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複茗澆之此物噏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或問之此何病答云此病

名斛二瘕續搜神記

水厄晉司徒長史王濛好飲茶人至輙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世說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美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巵高祖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羮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産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

作奴高祖太笑彭城王勰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
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
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
茗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
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
之夫里内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
有呉奴以此言戲之後蕭衍子西豊侯蕭正德歸降時
元乂欲為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徳不曉乂意

荅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元乂與舉坐之客皆笑焉伽藍記

服茶酥燉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晉書

比茗甘露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宋錄

飲茗治腦隋文帝微時夢神人易其腦骨自尔腦痛忽遇一僧云山中有茗草煑而飲之當愈服之有効由是

人競採掇讚其畧云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樵好文

蛇種 義興南岳寺有真珠泉稠錫禪師嘗飲之清甘可口曰得此泉烹桐廬茶不亦稱乎未幾有白蛇啣茶子墜寺前由此滋蔓茶味倍佳號曰蛇種土人重之每歲爭先餉遺官司需索無絕寺僧苦之舊說

敲氷煑茗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氷敲其精瑩者煑建茗其賓客飲之遺事

税茶貞元九年春初税茶先是諸道塩鐵使張滂奏曰

伏以去秋水災詔令減税令之國用湏有供備牀請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畧委所定三等時估每十税一價錢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後所得税外收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税不辦以此代之詔曰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奏自是每年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税自此始也然税茶無虚歳遭水旱處未嘗以茶税錢拯贍唐史

春後貢新太和七年正月呉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為之上務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貢新茶宜於立春

後作上

榷茶使太和九年十月王涯獻茶以涯為榷茶使茶之有税自涯始

榷茶不便太和九年十二月諸道塩鐵轉運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於民請停從之

歸茶園元和十四年歸光州茶園於百姓從刺史房克讓之請

仙掌茶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其水邊處處有

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覩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荅之遂有此作後之髙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李詩

瑠璃眼皇孫奉節王好詩初煎茶加酥椒之類求詩泌

戲云旋沫番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瑠璃眼奉節王即德宗鄴侯家傳

陸羽仙茶景陵僧有於水濵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遇蹇之漸繇曰鴻漸於陸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著始造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為其像置於煬器之間祀為茶神云宜茶足利鞏縣為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輙灌注之一復州

老僧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黄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又有追感陸僧詩至多因話錄

飲必羽煎有積師者嗜茶煮非漸兒煎侍不鄉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載積師絶於茶味代宗召入内供奉命宫人善茶者以餉師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翌日賜師齋俾羽煎茗喜動顔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師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為也於是欲師知茶出羽見之紀異錄見

廣川畫跋

煎茶博士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撫江南至臨淮或言常伯熊善茶者李公請之伯熊着黄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誦茶茗區别指㸃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爲歠兩杯至江外又召陸鴻漸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數攤如伯熊故事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分酧煎茶博士鴻漸久遊江介通達勝流至此羞愧復着毁

茶論 語林

判茶品第陸龜蒙字魯望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説七種其一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唐書

榷茶拒詔何易于為益昌令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

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而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上

受茶一串陸贄字敬輿張鎰餉錢百萬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變茶法王涯始變茶法益其税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為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羣詬詈抵以瓦礫

稅茶王紹遷倉部員外郎是時兵旱無年詔户部收闕官俸稅茶及無名錢以修荒政紹由員外判務

貢停刺史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曆五年以後始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為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刻石在貢焙故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山中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嘆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歡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雪水滯陸羽品第水以雪水第廿云煎茶滯而太冷也海錄

茶癖酒狂鄧利云陸羽茶既為癖酒亦稱狂上

囊緘茶末韓晋公滉聞奉天之難以夾練囊緘茶末遣使健步以進國史補

消食茶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之曰彼到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献數十斤李不受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李閲而受之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甌沃于肉食内以銀合閉之詰旦視其肉

已化為水矣衆服其廣識 中朝故事

茶利茶災右補闕毋煚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致代茶餘序其畧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為茶災豈為福近易知福遠難見煚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矣 唐語

活火煎李約性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陜州硤石懸東愛渠水清流旬日 玉泉子

忘發因話錄

官自治園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建摧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之

諫增茶賦李珏字待價鹽鐵使王播增茶税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號謂摧率本濟軍興而税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飲鹽粟同資若重税之售必高其弊先及貧下二不可山

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為利若價騰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

奠茗能詩胡生者失其名以釘鉸為業居雲溪而近白蘋洲去厥居士餘步有古墳胡生若每茶必奠酹之嘗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為詩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側常銜子之惠無以為報欲教子為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言之當有致矣既寤試

搆思果有冥助者厥後遂工焉（又說）一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焉里有胡生性落魄家貧少為洗鏡鎪釘之業倐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列禦寇之祠壟以求聰惠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于心腑及睡覺而吟咏之意皆其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為胡釘鉸（南部新書）時人謂之胡釘鉸詩柳當是柳惲也（茶譜）

日飲百椀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二十歲宣皇問服何藥而致此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至處唯茶是求或出日過百餘椀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椀因賜茶五十斤令居保壽寺南部新書

悔自潑茶杜豳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唐為駭浪所驚左右呼喚不至渴甚自潑湯茶喫也上

綠華紫英同昌公主上每賜饌其茶則有綠華紫英之號杜陽編

滌煩竟魯使西蕃烹茶帳中蕃使問何為者魯曰滌煩消渴所謂茶也蕃使曰我亦有之命取出以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國史補

擲山為茶藩鎮劉仁恭禁南方茶自擲山為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

出茗輸帛楊行密字化源議出鹽茗俾民輸帛幕府高

勗曰瘡破之餘不可以加歛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積財有餘矣行密納

八床主人劉建鋒死馬殷代髙郁又教殷民得自摘山故茗筭慕髙力置邸閣居茗號八床主人

置邸賣茶楚馬殷始脩貢京師然歳貢不過所産茶名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

叐茶置桑張詠令重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

榷之命抜茶而置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失其業而崇陽之桑已成其為絹歳百萬匹其為政知所先後如此也言行錄

雪水團茶陶穀買得党大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麄人安得有此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類苑

鬭茶蘇才翁甞與蔡君謨鬭茶蔡茶水用惠山泉蘇茶水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天台竹瀝水彼人欲竹

稍屈而取之盈瓮若以他水雜之則亟敗江鄰幾雜志

茗戰建人謂鬬茶為茗戰茶錄

草木仙骨丁謂云石乳出壑嶺斷崖缺石之間蓋草木之仙骨

草大虫宋崇寧後復榷茶法制日嚴私販者固以抵罪而商賈官券清納有限道路有程纖悉不如令則被擊斷罪或沒貨出告昏愚者往往不免其儕乃目茶籠為大虫言傷人如虎也雜錄

品建茶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興靈芽真笋委翳消腐而人不知耳夫體勢洒落神觀冲淡惟茲茗飲為冠天下借使陸羽復起閱其金餅味其需腴當爽然自失黄儒品茶要錄宣和中復有白茶勝雪熊蕃曰使黄君閲今日則前乎此者未足詫也

建安茶品陸羽茶經裴汶茶述不第建品說者俱謂二子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尚閟靈芽未露至于唐末然後北苑出為之最時偽蜀

毛文錫作茶品亦第言建有紫笋而臘面乃產于福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諸縣民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臘面既又製其佳者號曰京鋌宋太平興國二年始置龍鳳模遣使即北苑團龍鳳茶以別庶飲又一種茶叢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鍾號的乳文一種號白乳此四種出而臘面斯下矣貨宗咸平中丁謂為福建漕監御茶進龍鳳團始載之茶録仁宗慶歷中蔡襄為漕始改造小龍團茶以進甚見

珍惜者今歲貢而龍鳳遂為次矣歐陽脩聞襄進小龍
團驚曰君謨士人也何至此作事神宗元豐間有旨造
密雲龍其品又加于小團之上哲宗紹聖中又改為瑞
雲翔龍至徽宗大觀初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自
為一種與他茶不同其條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
然生出非人力可致正焙之有者不過四五家不過四
五株所造止于二一銙而已淺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
於是白茶遂為第一既又製三色細芽及試新銙貢新

銙自三色細芽出而瑞雲翔龍又下矣夫至芽茶絕矣
宣和庚子歲漕臣鄭可簡始創為銀絲氷芽蓋將已揀
熟芽再令剔去祗取其心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
瑩如銀絲然一制方寸新銙有小龍蜿蜒其上號龍團
勝雪又廢白的石三鼎乳造化銙二十餘色初貢茶皆
入龍腦至是慮奪其味始不用焉蓋茶之妙至勝雪極
矣故合為首冠然猶在白茶之下者以白茶上所好也
其茶歲分十餘綱惟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後興役浹日

乃成飛騎疾馳不出仲春已至京師號爲網頭玉芽以下先後而發建至京夏過半矣然能焙初興貢數殊少累增至于元符以斤計者一萬八千今則四萬七千一百斤有竒貢茶錄茶論并郡志　歐陽公詩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新茶蓋御茶園自九窠十二隴至小山凡四十六所惟龍游窠小若張坑西際又爲禁園之先也貢睢

雜錄

宋製茶茗上林第一乙夜清供承平雅玩宜年寶玉萬

眷銀葉延年石乳瓊林毓瑞浴雪呈祥清白可鑒風韻甚高暘谷先春價倍南金雲英雪葉金錢玉華玉葉長春蜀葵寸金（並宣和者）政和曰太平嘉瑞紹聖曰南山應瑞（北苑貢茶錄）

異美之名謝氏論茶曰比丹丘之仙茶勝烏程之御荈不止味同露液白況霜華豈可為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杜牧詩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皮日休詩十盆前皋盧曹鄴詩劍外九華英施肩吾施茶為滌煩子酒為

忘憂君南越志茗苦澁謂之果羅北苑曰葉布絶品也

豫章曰白露曰白芽南劍曰石花曰錢芽東川曰獸目

湖常俱曰紫笋壽州曰黄芽福閩曰生芽曰露芽岳陽

曰含膏外此尤夥若蟾背鰕目龍舌蟹眼瑟瑟瀝霏霏

靄鼓浪湧泉琉璃眼碧玉池又皆茶事中天然偶字也

說郛

聰來

九難茶有九難一曰陰採夜焙非造也二曰嚼味嗅香

非别也三曰膻鼎腥甌非器也四曰膏薪庖炭非火也

五曰非湍擁潦非水也六曰外熟内生非炙也七曰碧粉縹塵非末也八曰操艱攪遽非煑也九曰夏興冬廢非飲也茶經

茶病芽澤肥乳則甘香而粥面著盞而不散土瘠而芽短則雲脚渙亂去盞而易散葉梗半則受水鮮白葉梗短則色黄而泛烏蔕白合茶之大病不去烏蔕則色黄熟則草木氣存去膏未盡則色濁而味重受煙則香奪壓黄則味失此皆茶之病也試茶録

治熱故老云五十年前多患熱黃近代悉而無病腰脚者多乃飲茶所致也國史補

片茶二類 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惟建劒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其名有龍鳳石乳的乳 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末骨麄骨山梃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洎本路食茶餘州片茶有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興國軍仙芝嫩蕋福合祿合運合慶合指合出饒池州泥

片出虔州緑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臨江軍靈川福州先春早春華英來泉勝金出歙州獨行靈草緑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石枕出江陵大小巴陵開勝開捲小捲生黄翎毛出岳州雙上緑牙大小方出岳辰澧州東首淺山薄側出光州總二十六名其兩淅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麓草子楊樹雨前雨後出荆湖清口出歸州茗子出江南總十一名文獻通考

京挺十餘品江左近日有蠟面之號李氏別命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二十餘品名乳蠟面龍鳳茶等又有研膏茶即龍品也談苑

顧渚陽羨浙西湖州為上常州次之湖州出長城顧渚山中常州出義興君山懸脚嶺北岸下唐重修茶舍記貢茶御史大夫李栖筠典郡日陸羽以為冠於他境栖筠始進故事湖州紫筍以清明日到先薦宗廟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間當茶時兩郡太守畢至為

盛集見蔡寬夫詩話玉川子謝孟諫議寄新茶有手閱月團三百片又云天子須嘗陽羡茶則孟所寄乃陽羡茶也雲麓漫抄

縷金茶之品莫貴於龍鳳團凡八餅重一斤慶歷間蔡君謨為福建運使始造小片龍茶其品絶精謂之小龍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金其上其貴重如此歸田録

沫餑凡酌茶置諸盌令沫餑均沫餑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餑細輕者曰花茶經

南中傳巽七誨云蒲萄宛柰齊柿燕栗峘陽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蜜

霜華弘君舉飲檄寒温既畢便下霜華之茗三爵而終應下諸蔗木瓜元李楊梅五味橄欖懸豹葵羮各一杯茶經七事

茶之分茶千類萬狀畧而言之有如胡人韡者蹙縮然

封牛臆者廉襜然浮雲出山者輪囷然輕飈拂水者涵澹然此茶之精好者也有竹籜者枝幹堅實艱于蒸擣故其形籭簁焉如霜荷者莖葉凋沮易其狀貌故其形萎瘁然此茶之瘠老者也自采至于封七經自胡鞾至于籭簁八等茶經

蒙山中頂蜀之雅州名蒙山中頂山有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峯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老父詢其病僧具告之客曰何不飲茶僧曰本以茶冷豈有能止乎父

曰是非常茶仙家有雷鳴茶亦有聞乎僧曰未也父之蒙之中頂茶常以春分之元後多搆人力俟雷之發聲併手採摘以多為貴至三日乃止若獲一两以本處水煎服能袪宿疾二两當眼前無疾三两固以換骨四两即為地仙但精絜治之無不効者僧因之中頂築室以俟及期獲一两餘服未竟而病瘥既不能久及慱求但精健至八十餘氣力不衰時到城市觀其貌若年三十餘眉髮紺綠後入青城山不知所終今四頂茶園不廢

唯中頂草木繁茂重雲積霧蔽虧日月鷙獸時出人跡希到矣茶譜

龍焙龍焙泉即御泉也北苑造貢茶社前芽細如針用御水研造每片計工直錢四萬分試其色如乳乃最精也

種茶凡種茶樹必丁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以茶為禮義固有所取也

雲脚乳面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龍團高齊詩話大小龍團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公聞而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苕溪詩話

天中記卷四十四